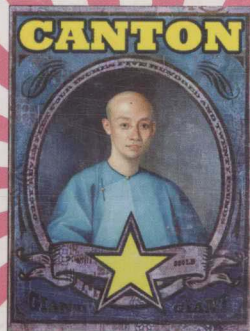


BIG

大廣東

劉家輝・陳方安生
 靳埭強・楊志超
 嚴迅奇・蘇真真
 鄭經翰・李仁港
 鄭寶鴻・梁潤湛
 李慧嫻・葉準
 唯靈



霍康琪 梁文道
 張浩賢 李澤文
 戴寶瑩 鄭穎萱
 彭展晴 梁家權
 羅淑敏 彭志銘
 陳樹榮 鄭太經
 歐陽國健 徐新
 伍淑華 陳溢晃
 鄧達智 何偉健



香港文化通識必讀

上書局

第二版

大廣東

出版總監：鄭穎萱

執行編輯：霍康琪 鄭太經

編輯：戴寶瑩 彭展晴 張浩賢

編輯助理：勞嫻姮 江佩玲

統籌：蘇珮芝

書籍設計：翟德坤



出版／製作：UP Publications Limited

地址：香港鰂魚涌英皇道1065號東達中心305室

電話：852·2512 1002

傳真：852·2512 1909

電郵：enquiry@uppublications.biz

網址：www.uppublications.biz

第二版：2009年11月

ISBN：978-988-17896-0-0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廣東

做個「升呢」廣東人

李澤文・鄭穎萱
梁文道・梁家權
彭志銘・鄭寶鴻
鄭太經・陳溢晃
何偉健・徐新
伍淑華・霍康琪
張浩賢・戴寶瑩
彭展晴・羅淑敏
陳樹榮・鄧達智
歐陽國健・唯靈
李公明・北風



序

■ 大
廣
東 ■

撰文：梁文道

回到廣東

「北上」，已經成了香港人最時髦的一種運動。生意人北上，文化人北上，專業人士北上，甚至連青年學生也開始把北上讀書當成一種可能的選項。然而，這個「北上」的「北」指的到底是哪裏呢？

很多朋友知道我近年老在大陸跑，他們便以為我一定打算移居上海或北京，似乎不如此，「北上」就不得成其功。可憐的香港人呀，我每見他們面容扭曲，吃盡力氣地去說只有他們自己聽得懂的普通話時，便暗自替他們着急。北上何須如此辛苦？難道他們不知道香港以北還有這麼一個地方，大小相當於法國，住了接近七千萬講廣東話的人嗎？

我們所熟悉的「香港意識」，其實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之後才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在那幾年間，對難民仍算寬容的「抵壘政策」一取消了，香港和廣東之間的邊境豎起了一堵看不見的圍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開始有了相對獨立的生活空間，在這個空間裏面，他們的生活規劃開始變得清楚有序。他們相信憑着自己的努力，必能一步步把自己和家人帶離擠迫的徙置區，搬進更舒適更宜居的住所。他們開始享受屬於香港的流行文化，例如無線電視以及新興的粵語時代曲。他們更開始把香港當成了一個能夠安身立命的家，覺察此地之特殊，以它形成一套嶄新的身份歸屬。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知的「香港人」之由來

了。

不過，即便是一九七〇年後出生的香港人，也應該還能在日常生活的角落裏隱約感到「前香港」時代的遺留與蹤跡；比方說「粵、港、澳、滬」周生生，電影裏的「佛山黃飛鴻」，粥粉麵檔裏的「荔灣艇仔粥」，以及仍在舊區之中光榮營業的鳳城酒家。那些地名是我們熟悉的，但又遙遠地染上了一抹淡黃的顏色，與銅鑼灣小商場裏的潮物和中環高聳的辦公大樓所展現出來的都會形象截然不同。那些地名來自一種幾乎被人遺忘的空間意識：在香港人仍未完全只是香港人的時代，我們同時還是廣東人（這裏頭包括廣府人、潮州人以及客家人等三大族群）。用不着現今流行的口號，當年人人都曉得甚麼叫做珠三角；「省城、香港地、澳門街」這三個點豈不正好把珠江包成了一個三角形？

回歸以來，香港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廣東的再發現。許多廠家早就日日來回東莞，完全把過關當成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許多幼兒家住深圳，每天到新界上學就是他們的香港經驗。有些主婦去東門掃貨做衫，有些青年去深圳落Club唱K，有些老人在番禺和樟木頭頤養天年，更有香港學者如專研廣東文化的程美寶乾脆把中山大學當做她的新「中大」。正如馬傑偉所說的，珠三角已經被太多太多的香港人納進自己的生活半徑了。這絕對是一場地域觀念和身份意識的巨變。只有凡事慢半拍的部分官員不知道，他們幾年前還動不動就把粵港之間的

交涉及到北京談，以為只有北京和上海才有資格和香港談合作；甚至在和廣東官員開會的時候說英文，渾然不覺只講廣東話也要比洋文管用。

我們用不着搬去北京或者上海，正如美國人不會全想着移居紐約和洛杉磯。假如美國能夠產生幾個不同性格的大型都會帶，這麼大的中國為甚麼不能有各自璀璨的核心區？珠三角、長三角以及京津地帶又怎麼不能是中國的加州、芝加哥與東岸都市群呢？

我們甚至用不着離開香港，因為我們就在珠三角，就在中國。唯一要變化的，只是狹隘的地域意識；在香港人固有的身份之外，重新拾回我們曾經擁有的廣東觀念。只要打開這道思想上的邊界，你將發現，其實你已經「北上」了。

撰文：李澤文

Kitsch · 啱呱 ·

橫尾忠則 · G.O.D 及其他

誰是十九世紀歐洲最知名的中國畫家？他不是中國文人畫、山水畫專家，而是一個名字古怪的中國人「啱呱」，名關喬昌，是一專業畫師。同一時間德國慕尼黑黑藝術市場開始流行一個新名詞叫做「Kitsch」。藝評人稱那些平價、商業口味重、受大眾歡迎的油畫或者素描的風格叫作「Kitsch」。

工業革命後新興的資產階級附庸風雅起來，要跟貴族口味看齊，追求藝術品。商業藝術開始大行其道，以錢納利和啱呱為代表的廣東水貨畫也打入了歐洲市場。那些充滿亞洲異國風情的漁婦、市集、商館、通商口岸帆船、中國人像及官員造像令這些新興資產階級耳目一新。

「Kitsch」是知識分子對商業藝術口味及庸俗資產階級品味的嘲諷，文化人認為流行的東西充滿矯揉造作及虛飾的感情，刻意製造異國情懷及戲劇化效果。他們推崇哲學家黑格爾的美學觀念，認為藝術應該反映時代精神「Zeitgeist」。

澳門、香港及廣州的水貨畫，是Kitsch代表，直到七十年代香港旺角舊樓天台山寨油畫廠，也在生產這些帆船、漁婦、維港、電車街景的油畫，賣給遊客及出口去歐美。

但美學觀念是會改變的。Kitsch代表媚俗浮誇、虛偽，在三零年左翼思潮中被大力批判的文化工業，到今天卻為各國政商大力提倡。Kitsch今天變了一種新美學，廣東話叫做「娘」，或英語叫作Camp的品味，重新流行起來。

商品藝術大行其道，愈「娘」愈受歡迎。中式的毛澤東大頭、佛像頭、土布花紋等，變成流行設計元素，日本潮流藝術家村上隆以「巨乳童顏」的日式動漫庸俗口味為賣點，打入國際藝術市場。

日本人是最早懂得運用Kitsch美學觀念去創作的人。橫尾忠則六零年代的平面設計充滿日本浮誇的元素，活用富士山、海和太陽等浮世繪元素。（《大廣東》的封面設計藍本）

廣東文化在中原文人眼中是邊陲，口味庸俗及商業化，欠缺人文關懷，但另一方面這正好是戲謔調侃的好材料。香港GOD品牌會活用這種Kitsch創作來源，用功夫、口語、粗口、暴力漫畫等作設計元素，難怪在洋人眼中老闆楊志超變「King of Kitsch」。

廣東文化中的Kitsch是個有待開發的寶藏，將舊的符號作新的解讀，將這種感性無限擴大。

撰文：梁款

香港第一

最近，一項有關亞太區旅遊勝地的調查公布結果，在十四個項目當中，香港在「購物」、「夜生活」和「城市活力」三項排第一、「待客友善」第四、「自然風景」和「文化遺產」不入流。讀後，滿腦問號。

帶著腦袋回校，經星巴克咖啡館，穿過中山階，直入圖書館。坐下，依老天爺的提示，拿起了一本張徹寫的舊作細讀，很快，我找到了。

大師第一

在我的人生，有不少素未謀面但導我至深的啟蒙老師。要數的話，張徹是第一位。

少年時，張徹的電影，我差不多全看了。那時候，我叫他做「殘忍」大師。「殘忍」，因為張徹出品，必有打殺，而且打到肝腦塗地，有腸有肉。「大師」，因為我見到肝腦背後，盡是人情。他教曉我，如果你有天份，光影世界，可以搞到浪漫淒美、奪目迷人。他也教曉我，如果你的頸夠硬，人臨死前最後一口氣是可以很長很長的。

長大後，讀多了書，知道張徹除了拍戲，還會作曲、寫詩、行文，而且寫來文采風流，感覺摩登，對塵世間人和事的觀察又微又厚，閱

讀他的舊作，我發現他對香港作為旅遊勝地，原來有話要說。

《張徹劇本選》收錄了張徹一九六七年的名作《大刺客》的劇本。劇本分場細緻，行文如流水，十分好看。更好看的是書末那篇張徹自己說寫得「很長」的「非序非跋，漫談香港、台灣、大陸文化」的文字。

這篇文章教我更了解張徹。今天大家叫張徹做大師，但他一直視自己為庶民。跟所有庶民一樣，他喜歡自嘲：「拍影戲的人的文化地位本就不高，香港在一些人眼中更是文化沙漠。在沙漠上拍拍『商業片』，或如大陸慣說的『娛樂片』，是歸於『下三流』的，豈會有什麼文化？」沒有文化的人談兩岸三地文化的異同，自然屬於「人微言輕」，但正正因為「言輕」，所以懂得盡情「淺白」、大膽「潑辣」。

這個潑辣的庶民，背景蕪雜，身世飄零，原籍浙江、長於上海，抗戰時在四川，後轉台灣，三十歲上下來到香港，「在香港成熟，觀念、看法就不免是『香港人』」。

民風第一

這個「香港人」，對香港文化何者第一，什麼包尾，有大膽的見解。他說有兩樣東西，在（他寫文章時的）大中華當中，香港獨有。

第一、是民風。因為歷史，因為地理，香港承繼了嶺南庶民的務實作風，做人不求偉大，多做少說，思想貼近地面。這種民風反映在香港的「民藝」——不糾纏「五四」餘緒，不強求「文以載道」，最害怕「主題先行」，於是拍電影不避娛樂，寫文章直用白話，結果是「普通副刊作者，文字的流利暢達，往往超過『五四』時代名家」。

第二、是民格。香港社會，位於夾縫，政治長期閉塞，但面容堅持開放，一直以「無王管」的姿態盡吸古今中外的文化精華。香港不是文化沙漠，因為香港「無台灣的日本五十年統治，也無大陸的『文革』，保存的中國文化傳統並不少」。另一方面，香港長期開門，「對西方文化見慣不驚，既不會有排拒心理，也不會崇拜到五體投地，即日本人所謂的『平常心』」。

這份「平常心」，成就了某種特殊的性格。庶民對各種新潮習慣，不論是搞革命還是穿衫裙，全部放膽嘗試，採長補短，慢慢積累。張徹提醒我，孫中山系出皇仁，卒業港大，舊中環一帶，滿布中國革命者的腳毛。他也提醒我，香港報業，在大中華曾經屢任先驅，不管出版政論，還是色情副刊，頻考第一。年月下來，這種無教條、零包袱的氛圍，令香港庶民性格反斗，但不乏真情，並慢慢在愛人和愛國這

些生死攸關的事情上學會講道理。

民格第一

張徹的長文成於八九年初春。很快，國內爆發了范徐麗泰所謂的「歷史悲劇」，在長安大街，不少人肝腦塗地。之後二十年，香港、台灣、大陸都經歷巨變。香港庶民連年衰退，已學會拋下大鼻。他們見過台灣大選、上海洋場和北京奧運，在許多事情上已不敢誇言香港第一。香港的民風民俗，在兩岸三地交融，慢慢變種，變得像潮式鹵水豬耳一樣，有層有次。

如果張徹在生，他會見到今天香港的庶民繼續有病醫病，見貨掃貨，為生存，為利益，甘願四海為家。香港民風依然務實。這個務實基調，因為曾經滄海，現已響起變奏。不少人見到中國進步，願意拋下包袱，重新開始，北上尋根（當然更多人尋歡）。但香港的「平常心」已經幾十歲，它老早已懂得殺人一定要滅口，但愛人不一定要愛他的全部。套用馬傑偉的術語，香港庶民歡迎「經濟中國」、熱愛「文化中國」，但懷疑「政治中國」。這份有層次、講原則的懷疑，教整個尋根的事業進一步，退兩步，拉扯而行。

每年六四，這個拉扯歷歷在目。今年六四，因為陳一謬失禮，曾蔭權失言，香港民格的根再被挑起，再經銷量（接近）第一的大報和（據稱）聽眾第一的電台輾轉相傳，一發不可收拾。今天香港民間悵